

論

語

詳

解

論語詳解卷十九

郝敬解

子張第十九○此篇記諸賢論道之語。見聖人造就之功。前篇道不行于世。此篇道傳于門人。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臨難也。致命極盡其命也。命者一定而不可易。盡其所當盡而無遺憾曰致。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所謂盡心竭力死而後已者也。苟坐以待斃。豈得爲致命乎。四事獨致命不言思者。命不可有心。

違也。臨難過慮必至微倖。見得臨財也。思義不苟得也。祭謂凡祭祀喪謂凡送死患不苟免利不苟取則節義見敬以事神哀以送死則愛敬立義莫重于利害禮莫詳于喪祭四者備故曰可可者未盡之辭士分內事不止此此其大者

世儒因夫子謂師也辟子游譏其未仁遂目子張爲務外觀此與下章豈務外者之言故知諸賢得于聖教者深也此篇首子張下篇終子張及篇內凡與子張語特詳豈非因材而篤與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謂有所得而守之也不弘者。經。經之意。信道謂
知道之美而學之也。不篤者可以搖惑也。初學生疎。
擇善須執。及事理融通。執而忘執。其執乃弘。如舜兩
端用中。乃爲允執。夫子無可無不可。乃爲不執。雖顏
淵卓爾。執猶未化。況于一班之見。詎稱擅場。初學適
道。須信乃從然。必精誠不二。如信水火之焚溺。信毒
藥之傷生。自不至犯。信菽粟充饑。信布帛煖體。自然
衣食如手足。信心志自奉承不違。不如此者爲浮慕。
雖信不篤也。焉能爲有無者。恍惚疑似之間。以爲無
而亦執。亦信以爲有而不弘。不篤。難爲有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門人非不足于其師也。問交于子張，欲質所聞也。子夏之言本局促，如三益之友當與，三損之友自不當與，雖不當與，但從容平易，審已恕彼，拒之云者，驅逐禁禦，使不得近也。君子勿友，不如已，何遂乃爾？無論隘弘人之度，亦非待小人之權。君子愛衆親仁，賢愚包荒，雖非吾黨，何必痛絕已甚？夫子見陽貨

南子互鄉往公山佛肸皆是也。我之大賢四語申明不可拒人，非謂不可者必與也。損友當遠，豈子張不知？必如朱註吹求，雖聖言亦病矣。此章之論，子張爲優。或云子夏所言小子之交也，子張所言成人之交也，然則成人不可拒人也。小子獨可拒人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道之局于藝者。如農圃醫卜之類，皆民用所資，隨試輒效，故曰可觀。然局于器而不能相通，宜于此而不能兼彼。試于用而窮于所不用，故曰致遠恐泥。

君子不器務其形而上者是以不爲也不然天下豈有道外之藝君子豈遽忽之大小之辨也

大學之中亦有小道子謂子夏無爲小人儒言行信果拘于一隅而不通于萬方雖一節可觀而執一廢百是以君子通達萬變不爲硜硜之守也苟不由聖人下學上達脩己安人用行舍藏之大道雖鄉人皆好宗黨稱孝弟抑亦小道之可觀者耳故曰觀于海者難爲水遊于聖門者難爲言子夏之論及此未可謂之不及矣至于技術之類君子自不屑何但致遠恐泥而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此卽擇乎中庸服膺弗失之意方事理未得融通日用應事接物處偶然契合誦詩讀書恍然覺悟皆是日知其所未知也知非口耳真知卽是能須溫存保任勿使迷失所謂三月不違能擇能守方是好學如顏子是也日每日也積日成月日近月久所能卽日所知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日用尋常課程而爲仁之方不外此誦詩讀書

好古敏求以博學又卽其所學者篤記勿忘志誌同記也所學所誌須用商量其義理肯綮處天機憤悱處身心緊關處提挈請問問有得復就自身較勘合否向自心參詳是否夫學博則蘊藉深志篤則精神聚問切則義理新思近則神明惺雖不必別求克而已可克不必別求無欲而欲可寡大公無我萬物一體之懷卽此存養矣故曰仁在其中

士有志脩德無過學問一途誦詩讀書禮義之心自然開朗卽此是爲仁實地二十篇言學多矣所謂一貫不多卽學問反約非舍學問別有妙悟也今人議

書無益。私爲科目。奔志名利。熏心縱讀。書私卷得名利根。所以古人讀書卽爲仁。今人爲仁又非讀書。故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學同爲異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官府造作之場。百工房此材彥而徒聚。功專而業精。所以成其事也。事謂宮室器用之事。君子有學亦猶百工。有肆師友羣居脩業曰學。講習勸課以窮理而極至于道也。道者。如山之路。致極至也。致其道。與道爲一也。此章言士不可不學。舍學無造道之方。恒人心無持循。悠悠蕩蕩。汨沒世塵。而以望道。如蒸沙

養石終于無成苟聚會精神親師取友弦誦不輟于習嘉言善行不絕于耳目義理不間于心田熏染漸漬亦猶百工在肆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乃能居仁由義馴至聖賢之域與道同歸矣未有終身遊于詩書禮樂之府無抵于成者入芝蘭之室而不襲其芳十年莊嶽而不能齊語豈理也哉

肆陳設也市舍曰肆周官有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是也此肆則官府造作城市空地鳩工聚材日肆如學舍俊髦羣集以文會友敦詩書習禮樂則非僻之心不生而造詣日進卽造道之肆也子夏意

重在學學則自能致道非如朱註學不可不致道之謂

齊語管子云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寵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卽居肆之意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美飾也過本疵垢而小人更加潤色以飾其醜不惟不愧悔益自矯誣掩罪而爲功反媸而爲妍巧言令色欺天罔人不如是不足以濟惡而逃刑終身無

自新之日矣所以爲小人蓋過人所時有天地時恒尚不免過而況于人乎聖人時窮亦未免過而況于庸衆乎惟天地聖人無心偶過故無心諱過則常如無過惟君子無心得過有心改過則常能補過若小人以私心致過與無心之過殊然猶企其改故亦名過奈何更加文飾居之不疑則無復有羞惡是非之心矣是故所惡于小人不在過而在文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君子儀有常度何事屢變君子本無心自人視之其象如此遠而望其儀表尊嚴就而觀其容色藹然及

聆其議論凜然涵養深厚故人未易揣摩迎合所以爲君子若夫淺衷之士一覽而盡則人輕之爲易與矣三變就一時見溫不從儼然出者亦容之常也厲不從溫出者亦言之常也夫苟望之儼然卽之又儼然觀其色溫聽其言又溫則人亦易窺矣厲者是非不阿也有道之言如金如玉非貴厲貴溫之變耳議論嚴正則溫非模棱之謂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謗已也

此言事上使下貴信也心相孚曰信人心至神內信

于己心。卽外信于人心。有愛民之心者。民亦信其愛。有忠君之心者。君亦信其忠。我本不欲勞民。民諒我不欲勞已。如是而後勞。勞必有節。雖勞而民不怨也。我本不欲諫君。君諒我非沽直。如是而後諫諫自有方。雖諫而君不拂也。不然上下之志未同。彼已之情未通。勞本非民欲。諫本非君欲。已以爲佚。民以爲病。已以爲忠。君以爲毀。已者。君與民自爲已也。對人曰已。兩已不通。各是已而非人。以使民事不終。而且階亂。以事君言。不用而且取辱。苟能誠意相孚。焉往而不得。故曰。人而無信。如車無軌輶。此也。末

二句甚言不信之不可。非謂遂不諫不勞也。厲病也
謗毀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小德卽在大德內。始子孝臣忠大也。問安視膳奔走
服役小也。出入猶言損益質義以行禮也。閑外出入
謂之踰。閑內出入總謂之德。可者猶言不拘也。子夏
篤信謹守。夫子嘗慮其經經。戒以勿爲小人儒。今言
及此。其得于聖教者深矣。解者以小德出入病其功
疎非也。大德小德。猶中庸言敦化川流之意。孟子云。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亦此意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酒灑掃采，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酒，掃，應對，進退，則可者，謂習于威儀，言辭也。末，謂外務本，謂身心本之，則無謂。不教以務本，噫嘆辭，言子游姓君子之道，教人之方也。孰誰也？指待教之人與所教之道也。傳，謂傳以末也。倦，謂緩于本也。言君子誰擇于末而先傳之？誰擇于本而後倦之？各因其材耳。譬學者也，區界域也。草木異種，樹藝殊區，如桑耳。

麻與桃李。瓜果與薑芋。別疇分畦。理無並植。學者質有利鈍。功有生熟。而教者雜施。當後而先。避倦強傳。則陵其節。而枉其材。施之不情。而受之不達。虛矯以誣之而已。有始有卒。謂本末一貫。惟聖人與道爲體。乃能之。若初學必循序。豈得不先教以末。而遽傳以本乎。

子游高明。子夏篤實。子游謂道無二致。教者當本末兼該。子夏謂功有漸次。學者須深造自得。二子之意均爲有見。本末猶言首尾。一物同體之稱。本爲根。爲身。末爲枝葉。爲四肢。本大末小。本內末外。一體不可

分授若欲分授亦宜先本後末此子游意也子夏謂吾非有意先末後本也由學者分量自別必先教以威儀言辭由此循習向上此子夏之意也蓋在小子爲酒掃應對進退在成人則爲視聽言動無非性命流行大道全體恒人氣質用事習而不察學問磨礱方會上達那得天生大虛同體之聖人子夏矯言游之過似也然子游本意亦未遂教門人一貫私謂虛文無實當教以孝弟忠信仁義禮樂之實亦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但躐等無序卽是責初學以一貫矣子夏之言可接中人子游之言可接上智會通其

意二說皆是各執已見。則二說皆非本末。并傳者固傷于欲速。先後始終者亦未免破裂。門人小子雖難責以上達。而仁義忠信立人之本。無老少智愚共由。豈門人小子而獨遺之。道有上下。學有先後。始終而要非兩事。兩時也。聖人雖不語上。而上實非後。小子雖非聖人。而聖人不絕殊于小子。故曰形下爲器。形上爲道。道不離形器也。離事物譚玄妙。有何交涉。有始有卒。約理而論。何必聖人百姓日用。何嘗不舉始該終。但迷而不覺耳。故先儒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誠知所以然處。則皆舉始該終矣。

古入席地而坐。紳者布席必先洒掃。洒以水而掃以

帚。曲禮云爲長者糞必加席于箕上。以袂拘

溝

而退。

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插之並坐不橫肱。授

立不跪。授坐不立。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

先左足。侍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辭讓而對。非

禮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咡

二詔之。則掩口而對。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

先生于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

之言。則趨而退。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皆教小子之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者隨寓自得之意。人心之量。周徧圓滿。在位寂不減處。喧騰不增。但素位而行。安土樂天。則雖方丈容膝。如遊四海。朱門九闈。無異蓬戶。安往而不優游哉。時而仕也。不受功名利祿。繫累宦官。行政無改生平。卽社稷人民。而學在焉。仕則學也。時而學也。不被章句。見聞拘束。孝友家邦。是亦爲政。卽居仁由義而仕。在焉。學則仕也。使中無自得。逐境轉移。學則厭。隱處爲枯寂。仕則弛機務。爲在宥。應迹爲主。而心反爲役矣。子夏局謹少寬裕之意。夫子嘗教以爲學勿爲小。

人儒爲政勿見小勿欲速今所言及此與大德小德之云悟于聖教者深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禮唯喪多節文而皆生于哀。衰麻哭泣擗踊三年而後除極致其哀痛之情而已。致者推而極之必誠必信無所不盡也。禮以節情。情至禮備。禮雖極備不過盡乎其情。喪禮生于哀。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亦此意。餘詳第三篇及第十七篇。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謂子張爲難能。言材器高廣人難及也。然有軼世

之行而乏肫懇之意仁者至誠惻怛人皆可知可能
道在易而求諸難故曰未仁也夫子謂原思克伐怨
慾不行許其難不許其仁子張嘗以楚子文齊陳文
子爲仁亦貴其難而夫子亦不許其仁子游之言蓋
本此也與下章曾子語若稱之而實規之諸賢以友
輔仁忠告而善道如此子張才高能受直諒之益所
以賢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廣大貌仁者萬物一體氣象似此子張爲仁務
于汎愛兼容惟其材足以自信學者而效其堂堂則

窮大而失其居矣。難與並謂人難效之也。曾子守約故致推遜之辭。而實寓箴規之意。較子游語更婉聖門諸賢惟子張器識高曠。夫子與之言。自顏子而下爲獨詳。朱子謂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輔人之仁過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自自然不待勉强也。致極盡也。自致者良心也。常人放佚久則錮蔽深不迫切。則真性不顯。惟是親喪哀痛。則孩提本念盡露乎者。疑辭使人自省也。于此不自盡。則土木無情者耳。孟子云。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亦爲其自致也。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爲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亦自致也。人能識自致之心，擴而充之以應天下事，何所不盡其誠？大學致知格物，卽此意。近代良知之學，亦此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仲孫速，孟獻子，蔑之子也。季武子，季孫宿，季文子，行父之子也。文子，獻子，皆歷相三君，皆有賢聲。文子死而宿嗣，獻子死而速嗣，二子共事同朝，速能守父之習，而宿專權，自恣，大變其父所爲。季氏之橫，

自宿始故夫子稱孟孫以刺季孫意在言外而曾子
又稱夫子之言尤不欲直斥之也聖賢立言忠厚微
婉如此

孟獻子相魯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大學述其爲
國不以利益孟子稱其交友不挾貴其賢可知莊子年
少嗣立率父之行是象賢也季文子亦歷相三君左
傳稱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重器備
賢亦可知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行父卒七年夏
城費費季氏私邑季武子城之也新代父政而首營
私邑其不克負荷亦可知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三

分魯國祿去公室自武子始二十九年公在楚武子
取卞公懼不敢歸築城伯賦式微乃歸此類皆厥考
所不爲者故夫子稱孟莊子不改父之道以諷之其
實莊子亦何能孝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年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仲孫速帥師
伐邾親喪六月而盟會征伐亦豈得爲孝子乎聖人
葬子之意可如是大氏三桓皆僭而孟孫氏差守禮
若獻子莊子僖子懿子南宮敬叔武伯敬子輩皆數
奉教于君子使三桓子孫皆如孟氏周公猶未衰也
至于後裔乃有如孟軻氏者出聖賢之不繁于世類

如此。孟孫氏詳第二篇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爲國有不容廢之法。行法有不得已之心。因心行法。則法允而刑不濫。上失其道。失養失教也。是以民無親上。事長之心。悖慢而輕犯法。有饑餓凍餒之苦。救死而不暇。懷刑鉗制愈急。則潰決愈甚。其渙散不軌。豈盡民之罪。由上驅而納之也。雖罪狀已著。尚當哀矜。不可以發奸自喜。蓋刑不得情。則寃。卽得其情。無寃。而思彼犯刑之故。非誤于無知。卽迫于無賴。二人

好生使民無訟刑之豈得已乎

陽膚曾子弟子武城人士師詳見十八篇

子貢曰紂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章甚言下流不可處非爲紂解也士君子脩身立行超然拔于流俗不使不善加乎身清風高節人誰得而訾之其素所自立然也有如操持不堅苟且遷就一墮坑塹衆惡牽引而來人品日卑物議日叢垢累日積理勢必然蓋君子礪行砥節如置身千仞之岡欲少降不可得故人欲浼之亦不可得苟名節一

壞節士論不齒已亦無復顧惜甘受汙穢而天下之汙自就之故曰下流是以君子立身不可不兢兢也○商王辛字受天下醜其行而命之曰紂說文紂馬繪也與虞通汙賤之稱受聲之轉也殷紀云帝乙崩子辛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牋宮室廣沙丘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最樂戲以酒爲池百姓怨望諸侯有畔

者於是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武王伐而誅之○風俗
通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
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
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曰無道如桀
紂此不勝其惡也書傳多記桀紂事如倒拽九牛撫
梁易柱騎行炙車行酒糟丘酒池脯林肉圃宮中九
市牛飲三千象廊玉牀瑤臺瓊室玉門金柱至謂其
時植社槁而罅裂容臺搖而掩覆羣犬嗥而入淵豕
銜蓐而席隩飛鳥蝕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
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蘚金積折麋璧襲無理所謂不

如是之甚者其此之類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湯武誅桀紂周公使管蔡不爲無過聖人本願不爾
直是避不得如日月之食同度同道亦是避不得聖
人身心本無過爲天下受過故過則天下人皆見及
其事定功成天下諒聖人本無他而聖人之心始皎
然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人愈敬仰蓋惟經有過之後
益信聖人之無私也更重新也始遭際否塞至于事
後天下悲聖人之不幸而哀惄之戴其功德而瞻依

之向者羣疑冰消如日月食後天下喜其重明也豈以薄食病日月乎故曰觀過斯知仁矣更與改異聖人之過無可改可改者其初可無過者也聖人之過必不能無者也故曰如日月之食焉凡人之過可以無而失于無心既而覺覺則改覽而不改惟有掩飾掩飾愈工人愈見其肺肝而垢穢愈積故君子上達小人下流皆于有過處辨非必無過爲君子有過遂爲小人也存乎所以處過者何如耳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與日月星辰皆左旋歸右而天旋最速日次之月最遲日每日一周天

而退天一度月每日退天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日強半退盡與日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會已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日月合朔同度同道月行在內掩日則日食若同度不同道則雖會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同度同道月正對日當日虛暗處則月食不正對亦不食此世所傳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畧也漢律歷志云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南齊志云日食皆從西月食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或云

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光滿或行有
遲速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月食。朔旦之日。與月
同宮。月在日下。則日光爲月所遮蓋。故爲日食。非此
二日不食。按月受日光。不見于經。易曰。縣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而陽實陰虛。故日常滿月常虧于字。象形
日實月闕。陰陽之分也。若謂月取光于日。因遠近爲
明晦。則星何以獨長明。豈星有光。月獨無光乎。草木
乎云。邵子謂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蓋日爲火精。
其氣類火。火燄氣上。必有黑暉。星家謂之暗虛。似此
月受日光。不受日精。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月正

對黑暉中所以食也。月食時辰多，天下見其分數同。日食時辰少，天下見其分數不同。蓋日食月以精，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故天下皆同。月食日以形，所虧之分當其下，則同。及側遠望，或少或多，故不同。日食月暗虛之精大，故食時辰多。月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少。○釋編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食。日掩月而日食，其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其說難曉。先儒謂日質本陰，陰中有暗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日中暗處所射，故食。此張橫

渠之說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自暗耳安能外射月使失明乎張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月行黃道則正值暗虛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多少按暗虛之說似矣謂其大如日恐不止此以意揣度恐暗虛是地影地在天中日麗天行天大地小地遮日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四外月常受之以爲明凡物有形必有影地小于天不得爲無影旣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蓋地正當天中日行附天故日在東則地影在西日在下則地影在土月旣受日光行

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安得不食
○按月食之說諸家不同終未曉暢月食因日當其
食時日在地底而月食天上日體虛暗何能相及虛
暗因地影何獨食時地有影食後地無影乎皆不可
曉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以此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學謂受學于師文武之道禮樂名物
所謂憲章者也道本一貫名物卽是心傳墜落也賢

者謂學士大夫不賢者謂羣黎百姓識記也。大如周易箕箒之類小謂陳蹟往事一言一行如從老聃問禮之類是其大者從師襄學琴之類是小者自古經論世道無過二帝三王仲尼之道卽是帝王之道堯以傳之舜舜以傳之禹禹以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文武往而明王不作夫子不得位而續集其大成六經之訓卽唐虞三代之典刑也由文武至于春秋五百有餘歲文武往矣其道布散天壤間而寓諸人人在卽是道在人心卽是道體人有知愚賢不肖道有本末精粗隨分量大小各有見聞知覺皆道之散殊

可學而聚者。夫子生知好學。于凡宇宙間賢知愚不肖。所見所聞。大小精粗。無不會而通之。神而明之。曾是以主一爲常師乎。

道不離器。器卽是道。故曰形上爲道。形下爲器。上下皆不離形。形卽器。器卽道。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不可須臾離者。無事無時非道也。大亦道。小亦道。賢者亦道。不賢者亦道。朱註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解道。是也。饒氏謂此乃道之粗者。夫離粗焉得有精。舍粗言精。遺名物言神化。佛老之道也。非二帝三王之道也。記者記此于篇末。見大道不外經世列聖相傳。

易簡精實之理如此

釋名云地底也其體在下載萬物也地四字不知幾億萬里而禹蹟所至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餘詳第三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潮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子貢材辨英華當時所羨慕故叔孫武叔極其推服至謂賢于仲尼子貢難與深言就淺近設譬言武叔

以我勝夫子由我易見夫子難見也見我者其識淺見夫子必其入深入而後得見見而後得知譬如宮外有牆以蔽內也我牆纔及肩耳不待入門但于牆外窺瞰室家之好洞見故其稱我也易夫子牆高數仞內外隔絕必是從門入歷階升堂漸次方覩不然門外固牆而立其宗廟美百官富何由得見天下幾人是入門者叔武身在牆外何怪云爾夫子指武叔○居中曰宮週垣曰牆宮牆宮之牆也八尺曰仞牆以喻造位高卑室家以喻蘊藉淺深美言壯麗富言森羅宗廟百官言其中無處不佳無物不有也裴楷

目夏侯玄云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用此語顏子仰彌高鑽彌堅便是牆數仞博文約禮便是入門朱子云顏子得入故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知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大凡卑淺易識高深難測小而洩露易見大而含藏難見子貢英華外露夫子道德淵涵故堯民謂堯何功德猶武叔之于仲尼也顏子謂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亦以此也子貢三渝彌尊宮牆轉爲日月日月轉爲天記者記此于仲尼焉學之後見聖不可知老子云下士大笑以此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桓公子叔牙六世孫其父成子名不敢禮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按禮親始死孝子卽投冠笄纓三日小斂于戶內舉孝子盡去笄纓脫冕以麻括髮袒而後奉尸出戶武叔待小斂而後投冠尸出戶而後括髮不知禮也子游反言以譏之又雜記云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輸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以一人廢禮而笄禁衆人行禮亦不知禮之事何怪乎其毀仲尼也

仞、軻同。或曰七尺或曰八尺。孔安國釋書爲山九仞、仞七尺也。鄭玄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爲溝廣八尺深八尺爲洫廣二尋深二仞爲澗。數皆加一倍。然則二尋爲一丈六尺。二仞亦一丈六尺。仞與尋皆八尺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與上章皆不屑之教誨。武叔昏庸不足與深譚。就
淺近設喻，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也。不可毀非教之

勿毀任毀不及也他入以下申言其故土高曰丘大
阜曰陵可踰如樵牧出其上之類凡訾議人者須已
高出其人之上如欲伐丘陵者須乘丘陵之上丘陵
附于地日月麗于天丘陵易乘日月難拔也自絕謂
日月無私照而人自豐其屋蔀其家妄謂日月無光
而二曜何曾虧蔽祇是此人自遮隔不得被其清光
耳彼高高在上者豈一人豐蔀所能掩乎多古祇通
適也料度曰量天地懸隔不知忖量也

日月之喻意不主明而主高高故毀莫由加不可加
而毀枉費做了小人故曰自絕曰何傷曰無以爲也

皆呵護妙語不禁武叔毀而但云聖人不可毀猶仰
面垂天之意日月惟高不可及故明不可揜若少卑
便受人遮蔽豈能四海普照萬古長明所以但言無
得而踰不言無掩也或云昔賢謂天不生仲尼萬古
如長夜宜以此解仲尼日月惜子貢不然非也子貢
但言高正見聖凡路隔所以爲善尊聖人而貶武叔
也

爾雅小陵曰丘一成爲敦再成爲闕說文丘象形四
方高中央下也陵者漸向上之名故曰山以陵遲能
高人禽陵其上故曰陵爾雅下濕曰隰大野曰平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太陵曰阿天下有八陵莫大于加陵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日月詳第十七篇○多見其不知量多字作甚意解者非古多與祇同適也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詩云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與宜叶張衡西京賦云炙魚夥禡清酷多支皇恩溥洪德施多與施叶一作敍爾雅云敍多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始之何其可及也

恭謙讓也君子指聽言者因一言之是以言者爲知因一言之非以言者爲不知也階梯也天不可階升言虛空懸絕不可著梯喻神化無爲也立道綏動四語極贊過化之神必言得邦家者聖人之大寶曰位也得位則功用顯世人不知聖以其功用隱也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得所方欲扶持便皆植立方欲引導便皆向往纔安撫便響赴纔鼓舞便驩悅立以養言道以教言綏來者立之固動和者教之成斯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乃所以不可階而升也生榮死哀
卽得邦家時有立道緩動之功德自有生榮死哀之
民情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喪考妣如之何可及卽
應不可階升蓋天無爲人有爲贊天人之際者惟聖
人立道緩動者人也立行來和者天也聖作天成如
農樹藝天道自發生長養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贊天
地之化育惟聖能之中材輩蒞一官行一政就使美
意良法張弛失宜卽不勝阻格欲放之皆準翕然向
風難矣存神過化其唯聖人乎故曰如天之不可階
而升也天子亦自謂苟有司用我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子貢之言，豈故爲恭乎？

夫子天縱上聖生民以來未有而當時人目之爲東家丘武叔輩毀之子禽及門亦疑其不若子貢適足以見聖德難名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易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十部論語惟爲仁好學博文約禮雅言四教有何不可階升夫子雖未得邦家以萬世爲土造就無窮何必得邦家乃爲不可及緣武叔庸下輒作庸下解惟有功用可以形容道德難措語精言之不解淺言之不信故爲揚詭發揮如此要之聖人作用卽是本體事理無間顯微如一所以與二氏異下篇

舉堯舜湯武五美四惡明大道不越經世乃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也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微獨子貢此篇所記諸賢語皆晚年有得者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子何師對曰師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豈直賢公曰何如對曰不知公作色曰始言聖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師仲尼如操杓飲江海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譽符無已甚對曰何敢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如兩手捧土附泰山其無益明矣臣不譽仲尼如兩手爬泰山其無

損亦明矣論衡云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
自謂與同三年自知不及夫以子貢知孔子三年而
後定世儒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陳子禽詳
首篇及第十六篇

論語詳解卷十九終

論語詳解卷二十

郝敬解

堯曰第二〇此篇備載堯舜禹湯武之事聖門授受之本終則反本因前子貢云夫子之得邦家申明聖道不越經世所以爲中庸之至德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于一人謹權量審法度

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悅

此記者摘舉二帝三王之事見大道不越經世下章以夫子告子張問政承之明道統所由來也天生聖賢爲世道民生非使之獨爲君子故道以帝王爲師以濟世爲用而皆祖述于堯舜堯命舜曆數而授之中中者心法也允執者萬事以中爲樞也中本無象無中而中是爲執中無執之執是爲允執事事物物首有天則吾夫子從心不踰矩孟子謂盛德之至周

旋中禮者允執厥中也其大者惟治天下天子以天下爲任心周四海而體其困窮慎乃有位用其中于民則天祿可長保矣吾夫子脩己以安百姓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上好禮義信天下敬信服皆祖述于此後儒默坐澄心看未發氣象沮溺丈人輩絕人遊世與鳥獸羣皆所謂子莫執中者也比及舜亦以此命禹莫之能易繼禹爲成湯湯之事莫大于征伐卽四海困窮之心也四海苦桀之虐湯請命于天以討罪自任不以天下自私其脩己也不以己之罪委諸人其任天下也以天下之罪歸諸己湯之爲君如此繼

湯莫如武王。武王革商亦四海困窮之心也。大賚之
典加厚于善人。雖周道親親而尤篤于仁。人民行不
淑是教化不興也。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猶成湯之罪
已也。合而觀之帝王治天下良法美意大畧可得而
數矣。凡政先財用五權五量以敘民財必謹之謹者
節其過輕重多寡有常制也。國有法度大綱小紀以
示民守必審之審者酌其可因革損益務適中也。百
官輔理成化有廢墜必脩之脩者治其冗使人無曠
官官無廢事也。如此則王政四達自無阻格不行者
矣。諸侯所與共天下先世受封後世見併者爲滅國。

得其封疆而興之。有國無嗣者爲絕世。求其旁支而繼之。天生賢才皆帝臣。使遺逸爲民誰與共理。必顯揚以舉之。如是則民心悅服。天下歸往矣。國以民爲本。民以養生送死爲急。制產勸農以重民食也。送終追遠。使各自盡。以重喪祭也。凡此皆仁政也。抑有仁心焉。其容衆在寬。其感孚在信。其立功在敏。其使人悅服在公。從古帝王爲治未有易此者。皆所謂允執厥中也。或云謹權量至喪祭皆武王之事。豈堯舜禹湯獨不然乎。寬則得衆。下本夫子告子張語引以繼二帝三王之後。見祖述憲章之意。

堯曰以下數語。虞書不載。或云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古文尚書。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多人心。惟危等語。說見書解。咨歎聲也。曆數紀年代世系也。古帝王受命。首專頒朔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帝嚳序三辰。堯命羲和。舜齊七政。皆曆數也。允信也。執主也。中虛也。無名無象。圓神不測之稱。在人爲大公無私之心。在事爲至當恰好之理。四海困窮。小民艱難也。天祿永終。國祚延長也。曰予以下述殷湯伐桀。請命于天。及告諸侯之辭。與今孔書小異。湯名履字天乙。玄牡夏牲也。皇皇大也。后君也。凡君稱后。

言后天下則爲君也。猶孤寡之意。帝上帝也有罪。指
夏桀也。帝臣謂天下賢才皆上帝之臣。簡擇也在帝
心。在天所欲則以爲君。此六句請命伐桀無利天下
之心也。朕我也。言君身失德。與萬方無與。萬方人失
德。是作君師者之罪。如旱禱六事自責之類。傳云。湯
武罪已。興也。勃焉。此四句告諭諸侯。以天下自任之
心也。大賚封賞也。周頌賚之序曰。大封于廟是也。賜
予也。錫予善人。猶湯之帝臣不蔽也。善人有德之人
也。富厚也。厚之以祿也。周道忠厚。故德主善。周親至
厚之親。思信曰周。周雖尚親。而不仁之人。雖親必黜。

也仁德之人非親必用也如管蔡誅箕微封之類百姓有過猶湯之萬方有罪也在予一人猶湯之罪在朕躬也今孔書秦誓有此辭謹權量以下通論帝王之道權秤也量斗斛之屬法度凡宮室車旗服色一切制作皆是也遵守曰法品式曰度

堯曰六語千古道德之宗政治之模也本于天命會于君身通極于四海君身天命所凝四海天祿所出其精神綰轂于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合顯微內外貫天人聯四海爲一惟此帝王聖賢之符券也曆數在爾躬明不在乎他猶無逸之四人迪哲享國長久耽

樂從則罔克壽考之意禮記中庸一篇專發明此旨
圖書疇範不出此帝王運天下于掌上推一心于四
海念小民之艱難卽是人主崇高之基易曰觀我生
觀民也惟能念四海之困窮爲能享天祿以長終卽
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之意

聖人之爲天子非佚樂也故曰谷聖人之曆數非氣
運也故曰在躬聖人之中非枯寂也故曰四海聖人
之天祿非誅求也故曰困窮堯言廣大精微近而遠
畧而詳文運方故混沌初開故其言錯落而其旨隱
約意象渾淪真古聖而命之語所以繫于二十篇之

終冠帝王之首爲典謨之宗也一部論語大旨不越
此舜亦以命禹隻字無容增減古文尚書大禹謨別
增人心道心等語正落後世理窟其全篇文氣亦渙
散殆後人補輯使舜當日于允執厥中上更饒別語
此章豈得無述而直云舜亦以命禹乎舜旣瓊瑣解
釋二千年後子思何須作中庸堯舜授中湯武不更
言中皆不能違中所以堯爲文思之祖也

堯舜禹敘道德湯武敘事功王者事功卽道德也湯
武征伐畧于政教商政已革而從周也武王敘政教
畧于征伐爲昭代諱也此章摘舉帝王要領似疎實

密首堯曰四語包虞夏商周古今治亂本末承天受
曆垂治統也執中博心開聖學也畏天憫民萬世治
天下之藥石也曆數以奉天執中以脩己困窮以恤
人三極之道備矣而執中爲本帝者以帝王者以王
亂則伐暴救民治則脩政立事皆允執中也天生聖
賢本爲四海生民故聖道以天下爲已任夫子惄惄
行義而隱者避世如沮溺丈人輩非聖人之徒不可
與于堯舜之道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二
氏竊聖人之中而偏枯毀人倫棄禮法得罪于二帝
三王其于執中戾矣後世理學士宗堯舜學孔子而

守中爲中執一爲執乃詆二氏爲空虛而拘理成僻觸事抵牾竟成語上之偏均未達于允執之中也故夫子之言中也劑之以庸無可無不可用則唐虞三代不用則洙泗之間而已故論語二十篇終堯曰孟子七篇終堯舜荀卿三十二篇終堯問亦襲此意柳宗元謂論語之大莫大乎是前篇終夫子之得邦家爲不可及此篇以帝王承之而首堯舜繼湯武夫子欲有爲于春秋征伐亦所不廢但如五霸之征伐聖人不屑矣夫子欲爲堯舜不樂爲湯武所以卒老于行論語傳聖人心思于文辭之外此章若斷若續義

理周浹見帝王以四海爲身卽天下歸仁之教故以告子張爲仁語結之仍以告子張爲政繼之聖門諸子惟子張恢豁有餘顏子爲邦而後張也克負荷之矣

或問祭所以重何也重本也不祭則忘本忘本則無異禽獸生死一道也幽明人鬼一理也顯微戒懼一心也夫子不語神而于鬼神之德未嘗不詳古人門戶井竈皆有祭疏食菜羹公皆祭陰陽五行之氣百物之精性命之秘非耳目見聞所及其交惟在祭祀重祭祀是識鬼神之情狀洋洋在上在左右日用應

務亦臨亦保。豈待祀天享祖而後受福哉？子之所慎。齋爲先人不修祭祀，不敬鬼神，則放肆無所不至。人道滅而違禽獸不遠，故湯之伐葛，惟其放也。葛伯之放，惟其不祀也。君子不謗非鬼而敬明神，不尚淫祀而修秩祀，所以養吾敬而崇人道也。

按字書允肯也。純肉無骨曰肯。又云筋肉會處曰肯。執曰允執，取透徹真切之義。執而忘所執也。又允與盾通。中允官名。漢書班固敘傳作中盾。盾干也。執以禦矢石，防外護內，當內外之交，取中間之義。古聖言語文字有至理。

語文字有至理

曆見第三篇○權有五曰鉢兩斤鈞石生于六律黃鐘之管管長九寸圍九分中空徑三分有奇容秬黍千二百粒秤之爲十二鉢兩之爲兩二十四鉢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量有五曰龠合升斗斛本黃鐘之管容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漢律歷志云鉢者殼也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终于石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均矣龠者黃鐘律之實與籥

同竹管三孔也。於文从品，从龠聲，有倫理也。合者，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五美四惡帝王明法大戒也。夫子之得邦家其經論如此。惠勞二者加諸民也。泰處二者本諸身也。欲仁不貪則出自加民之樞紐也。聖教以仁爲本王者以舉世雍熙爲仁利民使民仁之施也。主敬莊荅仁之存也。爲政之體用備矣。利莫大于因，勞莫便于擇。衆寡大小無敢慢。是素位自得心廣體胖氣象非矜持。

之謂也。故雖泰而不驕，衣冠以飾貌也。正者，有常度，不尚奇，不徇俗，不苟簡，皆是也。尊瞻視者，非禮勿視也。先儒云：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視下則心柔，心柔則敬。二者篤恭垂裳之度，雖有威可畏而敬主乎中，非外貌之威。故曰：不猛也。虐以用刑，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財，用言施爲無序，緩急失宜，大抵皆不仁之事。惠不下逮，而怨日上，叢貪慾，驕猛由此生也。虐殘酷也，暴躁急也，賊陰險也。有司鄙嗇也，教令戒三事不足以盡。暴虐賊之實，而暴虐賊三者，實盡矣。政之惡，有司之惡不如暴虐賊之甚，而其害事

機失人心與三者同故曰猶之也猶之二字直贊有司與過猶不及之猶同四者去則刑寬政和令信而惠普矣

尊奉持也屏除去也美者調和適中之名惡者醜陋偏戾之稱也必費勞必怨欲必貪泰易驕威易猛簡勝也五不皆允執中也因民之利而利如田里樹畜勿失其時山林川澤與民同利之類擇可勞謂役之以時使之以道也仁謂不忍人之心我所本有我思兼濟欲仁也於仁有濟得仁也雖天下歸仁豈得爲貪人無衆寡事無小大心常敬而不放則動容周

旋自然舒泰非侈肆以爲驕也卽禹告舜安汝止惟
幾惟康之意衣冠嚴整舉動無邪瞻視尊重顧盼不
苟人望之自威非猛以作威也不教而殺謂率殺也
不戒視成不先告戒卒然省視成功也慢令致期怠
緩其令而責民以赴期也猶之謂同也以財與人較
之殺人視成致期雖不同而吝之爲惡同也出支取
也納收藏也吝慳嗇也有司守藏之吏也四惡非定
拘其事而以狀其惡虐者害也言乎凶殘好殺不惜
民命斬艾如草芥者也以不教而殺狀之暴者急也
言乎恣已徑情施爲無序狂躁如飄風者也以不戒

視成狀之賊者盜也言乎陰險刻剝變態無常罔民
陷衆者也以慢令致期狀之有司守財者也言乎貪
鄙固陋屯膏畱費無恢洪遠大之度者也以出納之
吝狀之與五美正相反四海困窮率由于此

此章卽允執厥中之道五美周匝圓融不偏不倚所
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以繼二帝三王之後四惡偏
僻乖戾恣已徇私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美必稱
五五爲天地之中四方中央曰五惡稱四者有邊無
中也道中而已中不外庸也二帝三王莅民行政無
以異于世主而聖人惟執中不偏所以盡美大賚民

食之類非私惠也興師征討之類非勞民也受禪革
命之類非欲天下也御四海享天祿臨兆民非矜驕
猛厲也世主皆知惠民祗是分財誰不勞民民未免
怨誰能無欲欲皆貪利安富尊榮泰則必驕位高權
重威則必猛是以允執中難也五者無蔽則執中偏
天下而百度無不佳美有罪未免殺不教則偏于虐
有事未免責成不戒則偏于暴有令未免致期慢令
則偏于賊三者猶曰行法之事至于易子不中節亦
謂之有司失爲政之體而恩不下究雖非殺人督責
之比而觖望招尤失人心亦暴虐賊害之類也則予

且然況刑政教令乎。故道莫妙于中。中則美。美則無惡。失中則惡。惡則喪其美。得失相乘也。五美曲盡其道。所以爲中。四惡緩急失宜。所以爲惡。暴虐賊者。急而大過。有司者。緩而不及。刑殺教令。宜寬舒而偏于急。施予賞賜。宜沛發而偏于緩。則其急也。猶之緩也。其過也。猶之不及也。故暴虐賊也。猶之有司也。所以責于允執中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學問道德之要。總括二十篇大旨。而會于知聖人。

承天立教化民成俗立言垂訓三者盡天下之道矣。命者人性所從出道之大原也於穆不已無聲無臭爲時行物生之本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故學以知天命爲極君子卽聖人也知命卽知天也二十篇始君子終君子故云得見君子斯可矣維持世教莫要于禮故十世知來三代損益亦惟禮禮者三綱五常之體世道人心之防故篇內數言禮無禮則無人類不知禮則人心世道何所恃以立乎闡道垂訓莫要于言聖人往而不朽惟言言存卽聖人之心存易曰脩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言卽古人之業欲見古人舍言
何以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可知其人故曰遊于聖
人之門者難爲言聖人有言諸子百家亦有言是非
邪正黃鼓亂鳴若不能知豈能別正學豈得有善治
二十篇莫非言也學者貴知之而已三知指人心真
覺綰結學問之功而歸于知言夫子之文章卽天道
也子所雅言在執禮言莫要于禮而通極于命下學
而上達中庸之教皆寓于言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易終六辭孟子願學孔子曰我知言言者陳迹也知
者心得也故孟子終見知聞知大學明明德始致知

皆以此也

知者人心之神妙萬有而爲言者也。生知卽安行禮中庸篇論之詳矣。後儒以知行分先後而知始落見解，離知求行，行始爲格套，故三達德首知仁與勇，皆效法于知。孟子謂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力也，其中非力也。知也。中庸論聖功極于知化育，夫子五十知天命耳，順從心無以加于知矣。乾元之大知始而已，故聖學未有離行爲知者。